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曾得獎無數，為上海世博新加坡館設計師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照片與文學時光 · 陳家毅

陳村「文學人物照展」在上海開幕，金庸、龍應台、王安憶……留住了一段現代文學時光。

進

入冬季的上海天氣難料。才下過幾天寒颼颼的雨，竟然說變就變，急雨過後又馬上轉晴，連續出大太陽，把原本開始低溫的寒冬，一下撥返至氣爽的深秋。

正在行駛的計程車播著電台節目，有把中年卻仍嬌柔的女聲告訴聽眾，法租界的梧桐樹已經落葉數天，說體貼的政府為了讓市民觀

賞落葉，故意不把鋪地滿滿的梧桐葉子掃掉，溫馨提醒並呼籲大家快快拿起相機手機到街上把美景拍下來留念。

從靜安區穿越延安路到另一邊的巨鹿路，放眼望去路邊法國梧桐

的樹葉大多果然都開始轉為枯褐色了，地上落葉倒沒有她形容中的多。常德路上段（當年張愛玲寄居姑姑家的公寓前）兩排銀杏樹枝上長滿的小葉子更是一片黃澄澄，煞是好

看。這樣美好的街景情調，難怪這一帶向來要出文學家了。就連平時忙碌、心情容易浮躁的現代上海人都被它感染而慢下步伐，路人隨景漫步，手機拍個不停。

事也湊巧，就在這明媚的週日傍晚，不遠處的「漢源匯」書店咖啡座，來了上百個上海文學界的人。寫作的、編輯的、閱讀的歡聚一堂。這晚有點特別，他們為愛拍照的作家陳村而來，今夜不是新書發布會，而是陳村「文學人物照展」的開幕。

往二樓的樓梯邊柱子貼著展覽「前言」，陳村這麼寫道：「文學不僅在文字中，也



相框中年輕的陳村坐在水牛上以及他的家人、他寫的書擺在一對玻璃木櫥裏，低調地為展覽揭幕

拍人。」四十萬張照片！何等龐大的數量呀，就算他所說的「三十多年」如一日，每天至少也得拍個二、三十張照片，而且必須有超人的恆心和毅力。望著坐在椅子上發言的陳村，我在想即便他的行動不便，但以鏡頭延伸，「撲捉」了經過他面前的獵物，就像戴著的老實厚框眼鏡，遮蓋不著他眼後閃轉不停調皮的念頭。

陳家毅

在展的

人物照都經過精心篩選，而且湊成不同組合，或掛或貼在牆上，或精緻裝了相框鎖在三十年代的系列玻璃木造櫥櫃裏，木櫃的展示還擺了相關作家的著作。我們看見陳村腦子裏的現代文學地圖，譬如說木心和他寫的書在櫃子上格，下格是陳丹青和他的著作。女性作家在樓梯上來的左角；年輕的王安憶和亮眼的龍應台各佔一櫃的上格為鄰。對望遠處的淺淺帶妝的郭敬明在上格，下格有本封面搶眼的《女妖的眼睛》和它的女作者。望向街道的兩扇窗戶之間僅掛了三張相四位作家，由上至下：金庸、史鐵生和陳希米、陳忠實。

就像拍照時機關槍似「噠噠」按快門有種心照不宣的樂趣，在安排展覽裏人物照片的過程，陳村肯定亦樂在其中。如其人，整個展覽的氛圍也是愉悅的，我不禁聯想起數年前周海嬰的攝影展（也在上海），拍他父親、母親、親戚朋友北京上海（僅二叔周作人從缺），氣氛卻嚴肅沉重得多了。周海嬰相片裏敘述的前幾十年正好能與陳村後三十多年的銜接，如將兩者放在一起，宏觀地看就是從解放到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文化界。

善用文字的陳村從不自稱為攝影師，在另一篇文章《陳村亂拍一三三四》他如此定義：「在我看，所謂攝影首先是記錄的功能，保存流逝的時光。我今天最要看的是那些老照片，記錄了我經歷的和關心的歷史。一張照片上有那麼多的細節，不用解說就讓人回到那個時代。畫家賀友直先生曾跟我說，現在要畫一副篤篤篤賣糖粥的擔子，細節沒有了，

拍照片的人講究藝術，不講究拍下那種細節的。因此，我所要的先是非網民說的『有圖有真相』，之後才是構圖、用光、觀念和流派。」

我們真要感激他留住了這一大段的文學時光。

註：陝西南路「漢源匯」為海上探險家攝影師爾冬強和愛人李琳繼紹興路「漢源書店」創辦二十年後在同一區開的第二家店，「漢源匯」有更開大的喝茶聊天、展覽空間。■